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马华文学中的哥特式书写

The Gothic Writing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叶子宁

YAP ZI NING

17ALB0451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2

马华文学中的哥特式书写

The Gothic Writing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4
第二节 文献回	4-5
第三节 研究范围	5
第四节 研究方法	6
第五节 章节结构安排	6-7
第三章 空间的哥特式	8
第一节 局部的哥特式	9-10
第二节 整体的哥特式	11-12
第四章 人性的哥特式	13
第一节 父权主义下的哥特式	14-16
第二节 女性在父权主义下的哥特式反抗	16-22
第五章 哥特式带来的焦虑	23
第一节 死亡带来的焦虑	23-27
第二节 压抑下的焦虑	27-30
第六章 结语	31-32
参考文献	33-34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叶子宁 YAP ZI NING

学号：17ALB04514

日期：2022 年 04 月 15 日

论文题目：马华文学中的哥特式书写

学生姓名：叶子宁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哥特式书写在西方的文学界中，一直都拥有着一定的价值。随着西方文学的发展，哥特式书写也在渐渐变得广泛，影响也越来越深。例如霍勒斯·沃尔波尔、马修·格雷戈瑞·路易斯、莎士比亚、安·拉德克利夫等等，都是著名的哥特式文学作家，在其哥特式作品中都包含着恐怖、怪诞、惊悚、诡异的特征。而这些哥特式文学作品也为后人针对哥特式书写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

与之相反，在马华文学界中，以哥特式称作文学题材的文学作品少之又少，人们多以恐怖书写、惊悚书写等等称呼恐怖文学、惊悚文学。但在这些恐怖文学中有着与哥特式文学相似的特征，例如怪诞、神秘、阴森、暴力、惊悚、黑暗、诅咒、死亡等等的描写。本文尝试从马华文学作品中分析作者的写作手法，从而了解作品中的哥特式书写。

【关键词】 马华文学、哥特式书写、阴森、黑暗

致谢

行文至此，心中竟产生无法言语的情愫。小时候对毕业论文的憧憬，在做到的这一刻竟然并没有如期的满足感，我想或许是因为论文的完成意味着曲终人散的即将到来。但不可否认的时，在完成的那一刻，紧绷的肩膀得以松懈了一些。在此，本人特别感谢在这段时间携手共度，给予帮助的人。

首先最主要感谢的是本文的论文导师——许文荣老师。他是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且富有责任感的一位老师。正是许老师的存在，让论文的撰写过程减轻了一些压力，也是因为他的指导，为本论文的完成度增加了可能性。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与论文导师以面对面的方式面谈，但通过线上交谈，许老师也不断地给予许多帮助和指导。我想我会想念这么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希望许老师以后一切顺利，平安喜乐！

其次，我要感谢家人及朋友的陪伴与鼓励。这让我有着不断前进的动力，也让我知道身边有着一群会不断给予我鼓励和支持的人。很荣幸成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感谢相遇、相识、相知。

最后，感谢坚持下来的自己。我自认是个三分钟热度且抗压能力不强的人。但是在这五年的大学生活，即使面对各种挫折也没有放弃。虽然本毕业论文可能在文学界中，未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对我有着重要的价值。

愿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在未来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下次见面是每个人为生活感到幸福快乐的脸庞。如果毕业证书是进入社会大门的通行证，那毕业论文可能就是进门前的密码。按下最后的密码键，再回头看看以往的一切，金宝拉曼大学，谢谢你，下次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哥特，也就是“Goth”，起源于西方的一个民族——条顿，兴起于建筑，后流变到其他的艺术领域，包括文学。¹在公元2世纪，意大利人认为哥特人的骁勇善战是一种残暴的象征，让人们对“哥特”带有恐怖、粗鲁、黑暗等负面的印象。后来“哥特”盛行于建筑，是一种建筑风格。在哥特风格的建筑中，都带有着一定的形象和结构设计，例如直指苍穹的尖顶、狭窄且染色的玻璃以及厚重的墙壁，神圣又不乏阴森。²这样的哥特风格建筑曾在西方流行一段时期，而这些建筑大多数为教堂、城堡、宫廷，甚至是私人住宅。

在十八世纪，哥特式小说作为浪漫主义的一个支派从而产生。从此，哥特式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风格，也是文学领域的一种书写风格。即使开始涉及文学领域，哥特式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的特征。哥特式文学的书写特征包含了恐怖、怪诞、黑暗、神秘等等手法。第一部哥特式小说是《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其作者为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有了第一部的产生，从此哥特式文学在英国文学界之中渐渐巩固了

¹ 杨杰，《谭恩美长篇小说哥特式特征分析》，（重庆：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页1。

² 王臻，〈英美哥特文学传统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6卷第7期，页131。

其文学形态，且诞生了许多哥特式文学作家。甚至哥特式文学并不仅限于英国文学界，也扩展至其他国家的文学界。

哥特文学家们在书写方面，都以超自然的素材、虚幻的场景、离奇的情节、夸张的手法讲述神秘、荒诞、超凡的人物与事件，浪漫主义者正是通过想象编织的奇迹来对抗常态的生活。³也因为哥特式风格带有这些负面和黑暗的象征，所以哥特式文学也被称为“黑色浪漫主义”。⁴哥特在文学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牵扯出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对哥特式文学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解说。维克多·塞奇（Victor Sage）曾说到：“哥特式小说是历史传奇的一种独特形式，一种关于过去历史与异域文化的幻想形式，它通过种种文化和政治的折射而对现代读者产生意义。”⁵

而霍勒斯·沃波尔在他创作的《奥特兰托城堡》第二版的前言中提到：

“It was an attempt to blend the two kinds of romance,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In the former, all was imagination and improbability; in the latter, nature is always intended to be and sometimes has been, copied with success.”⁶

哥特式试图融合两种传奇，那就是古代和现代。前者抑是一切都是想象和不可能的，而在后者中，自然总是被刻意模仿，甚至成功被模仿的。

³ 崔慧敏，〈哥特式建筑艺术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关系探析〉，《语文建设》，2013年第299卷第11期，页80。

⁴ 崔慧敏，〈哥特式建筑艺术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关系探析〉，页80。

⁵ 杨杰，《谭恩美长篇小说哥特式特征分析》，页1。

⁶ Walpole, H, *The Castle Of Otranto* (James Ballantyne & Company, 1811),vi.

美国学者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在《大街上的梦魇：天使、施虐受虐狂和哥特式小说的文化》（Nightmare on Main Street: Angels, Sadomasochism, and the Culture of Gothic）中认为：

“Gothic, one might say, is the art of haunting, the art of possession, the Gothic artist tries to grab hold of the reader, make it so he can't put the book down, ca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⁷ 有人可能会说，哥特式是一种萦绕的艺术，一种占有的艺术。哥特式艺术家试图抓住读者，让读者欲罢不能，甚至无法思考其他任何事情。

此外，另一位英国作家——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曾发表了《诗歌中的超现实主义》（On the Supernatural in Poetry）。其中，安·拉德克利夫通过两人的对话形式向读者表达了哥特式小说可分为两种类型，恐怖（horror）和恐惧（terror）。她说到：

“Terror and horror are so far opposite, that the first expands the soul, and awakens the faculties to a high degree of life; the other contracts, freezes, and nearly annihilates them.”⁸

恐怖与恐惧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使灵魂膨胀，使官能觉醒到生命的高度；而后者则使灵魂收缩，冻结，甚至消灭它们。

哥特式起源于西方，先在欧洲建筑风格方面盛行，后涉入英国文学界，并开始发展至其他国家的文学界中，因此哥特的历史在西方有着深厚的根底。

⁷ Edmundson, M. *Nightmare on Main Street: Angels, sadomasochism, and the culture of goth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⁸ Radcliffe, A. *On the supernatural in poetry* (New Monthly Magazine, 1816), volume 16, no. 1, 145-152.

也因为这样，相比起西方，东方的哥特式文学研究则显得不多。东方的文学界中，有着恐怖书写、惊悚书写等艺术手法的文学作品。哥特式文学的书写手法包含恐怖、怪诞、黑暗、神秘等特征，可见与恐怖书写、惊悚书写有着共同点，甚至哥特式书写包含的负面特征更为广泛。但在学术界中，有着许多前人学者以恐怖书写、惊悚书写等书写风格对东方文学作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却甚少以“哥特式”书写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更别说马华文学作品的哥特式书写研究。这牵扯出了几个问题：马华文学作品中是否存在运用了哥特式书写呢？是否能以哥特式书写探讨马华文学作品中的恐怖和惊悚书写呢？马华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哥特式书写特征和形态呢？

因此本论文想要以哥特式书写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针对一些马华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探讨马华文学作品中是否存在哥特式书写手法，研究马华文学哥特式书写的特征，以及通过此研究了解作品中所要带出信息与思想。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在这份论文中，为了着重研究哥特式书写以及马华文学作家的哥特式书写，因此阅读以及参考一些前人的研究资料。其中有作品原文、书籍以及论文。其中参考的论文有杨杰的《谭恩美长篇小说哥特式特征分析》、王臻的《英美哥特文学传统研究》、崔慧敏的《哥特式建筑艺术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关系探析》。而书籍方面则参考了《马华文学文本解读》、《马华文学十四讲》等。

由于“哥特”始于西方，兴起于西方，因此想要探讨哥特式书写，不免需要阅读、参考和整理外文文献及书籍。在外文文献和书籍中，参考了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诗歌中的超现实主义》（*On the Supernatural in Poetry*）、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的《大街上的梦魇：天使、施虐受虐狂和哥特式小说的文化》（*Nightmare on Main Street: Angels, Sadomasochism, and the Culture of Gothic*）。

此外，在马华文学的哥特式书写研究中，有黄瑞颖的〈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从这篇论文中，主要研究了哥特式书写所贯穿的形态，例如空间、环境和人性，以及哥特式带来的焦虑。此外，也探讨到关于黎紫书的马华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哥特式书写。

第三节 研究范围

在马华文学中，有几部作品都与哥特书写有关，例如黄黎紫书的《国北边陲》、《告别的年代》、《推开阁楼的窗》、庄华兴的《诅咒之湖》等等。它们之中都包含着黑暗、恐怖、死亡等负面的特征。

因此，本论文将以这些马华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以探讨作品中展现的哥特式特征和作者们运用的哥特式书写手法。并且探讨作者们通过哥特式书写，所要带出的信息和思想。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了几种研究方法以进行研究，例如文本细读与文本解析、文献收集。

为了更好地理解该文本所要带出的信息和其使用的艺术手法，采用了文本细读和文本解析的方法，细读黄黎紫书的《国北边陲》、《告别的年代》、《推开阁楼的窗》、庄华兴的等等文本，并从中分析作品的艺术手法与哥特式书写和形态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收集文献方面，通过收集、阅读、参考和整理了相关的研究资料。例如杨杰的《谭恩美长篇小说哥特式特征分析》、王臻的《英美哥特文学传统研究》、崔慧敏的《哥特式建筑艺术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关系探析》等。阅读这些前人研究资料与文献，并以其对哥特式书写的研究结果作为参考。由于“哥特”一词出自于西方国家，因此在文献方面也参考了外文文献，并引用了这些外文文献中对“哥特”的发展史和定义。

第五节 章节结构安排

这份论文将分成五个章节。在第一章节的绪论中，将包含研究动机与目的、文献回顾、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动机与目的将介绍何谓哥特以及选择研究马华文学哥特式书写的动机和目的。而在文献回顾中，讲述参考了哪些前人研究的文献。在研究范围中，讲述该论文所研究的马华文学作品，例如黎

紫书的《国北边陲》、《告别的年代》、《推开阁楼的窗》、庄华兴的《诅咒之湖》等等文本。而研究方法则讲述了该论文引用了文本细读、文献收集等方法来针对以上文本进行其中的哥特式书写研究。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则会讲述该论文所研究的内容。第二章为空间的哥特式；第三章为人性的哥特式；第四章为哥特式带来的焦虑。最后的第五章为该论文的结语。

第二章 空间的哥特式

英国评论家克里斯·鲍迪克（Chris Baldick）曾在《牛津哥特故事》里说过：

A Gothic text should comprise ‘a fearful sense of inheritance in time with a claustrophobic sense of enclosure in space, these two dimensions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to produce an impression of sickening descent into disintegration.’⁹

在哥特式文本中，包含着封闭空间中的幽闭恐怖感所引发的恐惧心理。¹⁰哥特式作家常常在哥特式文章中以偏僻、封闭、废墟、破旧的屋子或建筑物作为主要背景地点，讲述在该空间和环境中所发生的离奇事件，甚至衍生出其他恐怖故事，导致读者能够想象该画面，被作者所要传达的情感感染，宛如身如其境的感觉。而在哥特式文学的描写中，封闭幽暗的空间，往往能够让人产生恐慌和压抑的心理。

⁹ Catherine Spooner, *Contemporary Gothic*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6), 18.

¹⁰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华文文学》，2018年2月第145期，页109。

第一节 局部的哥特式

而有些马华文学作家也会在其某些作品中展现出这样的哥特式空间以及恐惧心理。黎紫书在《告别的年代》中，描写了主人公居住在一间“坟墓”般阴森破旧的五月花旅馆 301 室。闭塞阴暗的生活空间几乎隔绝了主人公与外界的接触，人物终日沉浸在关于死亡的回忆中无法自拔。¹¹在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就展现了故事背景所发生的地点的阴森气氛：“每一间房都像盘绕着阴魂似的，充满了不属于人间的杂音和气味。楼梯像通了灵，脚还没真踏上去就听见木板的呻吟……”¹²这种对于幽闭和压抑空间的描写，于哥特式书写中的废墟、破旧城堡有着相似点，同时也给读者一种压抑的情感。

在黎紫书的《国北边陲》中，描写着一个家族因为受到诅咒，导致家里的男丁都无法年过三十。主人公的父亲也逃不过这被诅咒的命运，父亲的死成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阴影，即使在后来主人公离开家乡到城里，也依旧被噩梦影响：

“在城中你连夜恶梦，老是在漆黑的太平间解剖一具没有五官的尸体。

他是谁，摸上去是男性皮肤粗糙的触感，毛孔贲张，胯间的阳具少了两颗睾丸。手术刀刺破胸膛，霍然一颗血淋淋的心脏从破口弹出，掉入你的怀里，兀自扑通扑通作响。”¹³

¹¹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0。

¹²黎紫书，《告别的年代》，（中国：新星出版社，2012）。

¹³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台北：松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页 477。

作者以梦境的空间，把主人公困在其中，漆黑的太平间作为背景，主人公做着离奇的行为。这样的环境与氛围描写让人感到一股寒颤，强烈地体现了主人公内心的阴影所带来的压抑。

因为诅咒的因素，文章中的家庭的男丁会在死亡前有着连日的剧烈头疼、目眩神迷和四肢痉挛等等的病症。而主人公的伯父在生前发病时，常常被囚禁在家中的杂物间，甚至夜晚会传来畜生的哀叫。这对当时年幼的主人公照成了恐惧，导致他有了失禁的症状。而在伯父逝世后，本就充满恐惧的杂物房空间显得更是阴森和压抑：“如今你只嗅到满室抑郁的尿臊，一如伯父逝世后的杂物房，累积三十六日的尿臭尿臊长年不去。”¹⁴作者把杂物房描写成充满污垢的空间，使人感到恶心并宛如传统哥特式文学中，笼罩阴森氛围的环境与空间。

在《赘》中，黎紫书就通过厨房展现了空间的哥特式。厨房是女性的地盘，是女性的标志，同时也体现了辛苦的象征，喻指女性在父权的打压下的地下地位。《赘》中的女主人公——静芳常年被厨房的空间困住，贤妻良母的设定的把她套住，再加上父权对于她心理照成了压抑。在黎紫书笔下，由于常年受制于家中男性权威，众多带有自闭倾向的女性纷纷无限压缩自己精神与行动的地盘，无一不龟缩在自己封闭的内心世界。这其实是女性无力和绝望心理的展露，也是女性生存困境的微缩写照。¹⁵

¹⁴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77。

¹⁵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2。

第二节 整体哥特式

在黎紫书的《蛆魔》中，她通过对家宅的描写体现了空间的哥特式。

《蛆魔》中描写了一个古老家庭内部的极端阴暗和罪恶。文章的故事背景以主人公的古宅作为主要场景，那是一个充满诡异和怪诞气氛的空间。家中的木板、横梁、柱子都透着被白蚁肆虐的声音，蜘蛛网遍布角落，厨房的土墙上积满油污，四周被溃烂腐朽的气味笼罩。这样细腻的环境描写为整体故事营造出阴森且黑暗的氛围感，也为作者塑造的恐惧情绪带出一份阴暗色彩。一如哥特式书写的特点，作者通过幽闭且阴森的空间，意象出故事人物的黑暗和恐惧心理。外界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该人物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特征映射在居住者心灵中，从而造成其内心的压抑、焦虑与恐惧¹⁶。福柯曾在《另类空间》中说过：“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在福柯看来，空间承载着文化政治内涵，是社会权力运作的场域。人类置身于空间场所之中，无时无刻不承受其无处不在的塑形力量。¹⁷

在庄华兴的《诅咒之湖》中，哥特式的空间也作为故事主要的场景。文章中描写了村子中令人恐惧氛围以及村中的湖收到了诅咒。例如文章一开始就以“夜色愈浓。”¹⁸作为开头，表达了该故事空间处于黑夜之下，营造了一种更恐怖的氛围。之后作者也描写了湖的诅咒和败坏的情况：

¹⁶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0。

¹⁷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0。

¹⁸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但如今她已遭受诅咒。湖水已经败死。转呈青黑。首先是变味，然后发臭，继之恶腐！”就连“飘落在水膜上的圆月影子也变了样子。一副低沉暗淡的脸。”¹⁹

展现了诅咒之湖的诡异感。也正是这样的诡异感，让故事中的村民传出闹鬼谣言，觉得养的猪被鬼魂缠上，从而导致了村民的健康受到危害。“诅咒”本就是一个贬义甚至令人为之寒冷和恐惧的词，所以带有诅咒的湖及其死水般的惨状，再加上夜幕降临，更是给村子的氛围添加阴森气息，使读者都能理解其中的压抑。

¹⁹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第三章 人性的哥特式

这世界上，最恐怖的，有时候不是妖魔鬼怪，反而是人性。人善于伪装，某些人面上看着单纯善良，且总能隐藏起内心深处的黑暗，在私下做些不为人知的邪恶行为。在哥特式文学的书写中，这些人性的险恶常常能够随着故事的叙述与发展，从而凸显出来。传统哥特式文学中，常常以塑造弗兰肯斯坦式怪物形象和摧毁封闭空间之墙的隐喻方式，暴露理性定义之内所隐藏的非理性阴暗，特别是人性和生存的黑暗侧面。²⁰从哥特文学的上述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出浪漫主义所强调的诸多价值，对野蛮原始、离奇古怪、超常力量、非凡人物、强烈情感与夸张想象的偏爱以及对隐蔽欲望、邪恶本质的直面揭示。因此，哥特文学艺术享有“黑色浪漫主义”之称。²¹

马华文学作品中，除了以环境和空间塑造压抑的哥特式氛围，也会随着这样的哥特式氛围引发出许多故事角色黑暗的内心以及邪恶或不合伦理的行为。故事角色能够为了满足自己的目标而不择手段，以黑暗的一面达到自身的欲望，或许是血腥暴力的行为；抑或是违背伦理的行为，再通过这些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²⁰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2。

²¹ 崔慧敏，〈哥特式建筑艺术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关系探析〉，页 80。

第一节 父权主义下的哥特式

传统社会的风俗中最为浓厚的既是“男尊女卑”。在当时的社会，父权主义成了男性的达到欲望的武器和手段，地位卑微的女性常常成为父权主义下的受害者。仗着父权的权威为所欲为，做出非伦理、暴力或恶毒的行为在当时候变得普遍。在文学中，作者也会以父权下的男性角度叙述事件或故事。

在《蛆魔》中，父权主义的气息非常浓厚，女主人公的家庭展现了重男轻女的态度。女主人公的爷爷比起她，更注重于她的弟弟。她的爷爷认为，只有弟弟才能真真继承家族的香火，甚至对女主人公口出恶语：

“印象中的阿爷向来非常疼惜这个孙儿，他说阿弟才是真正是他家的香火。还记得他每说起这话便爱白我一眼，再从鼻孔里喷出一声冷哼。如果不是我家的人便不会被人家害成这个样。他说。”²²

而在面对爷爷对她说出的这些恶毒的语言，她只能“如坐针毡却无力反抗”。²³

因为女主人公对弟弟不喜欢，所以在弟弟叫她时都不给予应答，这激起了爷爷的怒气而对女主人公扇巴掌。甚至在某次，不管年幼的女主人公是否害怕，就拿起了巴冷刀砍向女主人公的房门并冲到房里对她进行毒打：

“砰。门被撞开了，阿爷手持巴冷刀闯进房里，左手把蚊帐连架子扯了下来，立即挥掌重重地扇了我两记耳光，打得我向后翻倒，后脑猛地撞在板

²²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页 57。

²³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墙上。我感觉到一股腥甜从五脏直涌上口腔，嘴角便淌下温热的液体，直流到下颌，滴落，在灰白的床铺上绽放一朵小红花。”²⁴

因为不满于女主人公对自己疼爱的孙子的无视行为，一气之下的爷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以暴力对付年幼的女主人公，宣泄着心中的愤怒。而女主人公在面对父权权威的爷爷和这样的暴力对待却无法反抗。

而爷爷的仗着男权主义的暴力不仅仅是对付女主人公，也用以对付女主人公的弟弟：

“写在阿弟脸上的哀求显然无法打动即将失明的阿爷，这年近古稀的男人突然被阿弟啜泣的声音惹得暴跳如雷。他胡乱向前踹了两脚，其中一脚就踩在阿弟的脐眼上，痛得阿弟惨叫起来，立即抱着肚腹蜷成一团。”²⁵

即使爷爷对弟弟有着宠爱，但在弟弟忤逆他，不顺应他的要求时，便会这般对弟弟打下毒手。父权主义的爷爷在没达到自己的欲望下，以暴力泄愤，作者这样的描写展现了父权主义下男性的暴力以及心里的黑暗。

在《诅咒之湖》中，作者也以细微描写展现了父权主义的压制。在主人公的回忆画面中，作者描写到：

“其时，一般华人家庭的生活都很清苦。他们四处为女儿物色可以付托终生的对象。在乱世，只有夫君是女孩最适切的安身之处，三餐和生死都有男人做主。”

²⁴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²⁵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²⁶可见，在当时动荡却传统的时代，父权主义的强大能够管控女儿的婚事和后生幸福，妻子的三餐温饱和生命都由丈夫做主。这是父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父权主义的观念往往使女性感到压抑。

第二节 女性在父权主义下的哥特式反抗

在传统文化中，女性常以地位低下的形象出现，尤其是在父权主义面前，往往毫无反驳之力，只能以听天由命的姿态面对命运。但被长期压制的女性灵魂，也会引起反抗，而这些反抗逐渐使其内心走向黑暗。

在黎紫书的《蛆魔》中，女主人公因为发现了母亲与其他男人偷亲的事情，导致内心受到打击，引发了女主人公内心的反抗：

“午夜，一个披着雨衣的男人冲进屋子里，手上抓着一把斧头。我惊醒，看见他像狂风那样席卷前来，把躺在沙发上睡眼惺忪的小女孩一手掀起。”²⁷

女主人公在内心中引发了暴力性的反抗，想着一个男人拿着斧头，粗暴地把小女孩掀起，凸显了女主人公内心中的愤怒和报复思想。通过疯狂暴力的精神幻想，人物内心积压的焦虑、恐惧得以释放，从而获得某种慰藉与快感。²⁸

²⁶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²⁷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²⁸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3。

此外，在这篇文章中其他之处也使用了哥特式描写来展现了女性在父权主义下的反抗与内心的黑暗面。

“他重新懂得喊妈妈爸爸爷爷以后，过了大半年才懂得再唤我姐姐。我总是不应声的，纵使阿爷把芭蕉叶一样的手掌扇在我脸上，我也只是咬着牙龈闷声冲进房里，关上门和窗户，不理睬任何一个叫门或唤我吃饭的声音，晚上也不让阿弟进来就寝。”²⁹

这段原文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反抗态度，即便当时年龄尚小，但内心的黑暗已埋下了种子。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即使是长女，在传统家庭中往往也不占优势。导致女主人公对弟弟的到来并不感到欢喜，甚至带有些许厌恶。这样的厌恶像是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父权主义的爷爷的打骂，而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女主人公对于他的反抗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无视外界的叫唤，拒绝让弟弟进房就寝。

随着女主人公年龄的增长，内心的黑暗也逐渐在扩大，而反抗依然继续：

“后来，我像着魔似的背着阿弟到后院淋雨。等到母亲发现我与阿弟浑身湿透的站在她的睡房门外时，地上已经湿了一大片，只有几滴水珠勉强从我们的裤脚落在那一摊死水中。阿弟发烧了，要淋一淋冷水。我说着把背上的阿弟放下，两只手臂已痛得发酸。”³⁰

²⁹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³⁰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女主人公在弟弟发烧生病时，背着弟弟到屋外淋雨，导致弟弟病情加重，智力受到了影响。对于带着弟弟淋雨的行为，女主人公给予的理由是“阿弟发烧了，要淋一淋冷水。”³¹看似在帮助弟弟减缓病情，却相反地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这样的行为让人感觉细思极恐。

她对弟弟的厌恶以及在男权影响下的阴郁人性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或消失，相反地更加变本加厉，甚至起了杀戮之心：

“是无心之失吗？我忽然萌起要把阿弟推入湖里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能相信在其时阳光明媚的景色中，我居然会在心里萌生杀机，于是这项心理活动变得超离现实般，不可置信。”³²

而女主人公的反抗，不仅仅是对于她的弟弟，也对于她的继父。女主人公对于其继父的第一印象是“黝黑的脸上泛着可憎的油光”³³，可见她对这位新来的父亲的印象并不好。而继父对于她这位继女更是谈不上疼爱，在弟弟因为女主人公而智力受影响后，一气之下把女主人公绑在树干上毒打一顿。

患有哮喘病的继父在某次发病时，女主人公在拿药过程中不小心打碎了药瓶，急着拾起药丸，把一掌的药丸和玻璃碎片给继父喂了下去，也因为如此继父才会逝世。

从女主人公因为在父权主义下，对弟弟的厌恶，引发一开始的无视弟弟的呼唤，到带着发烧的弟弟淋雨，再到最后对弟弟产生杀机；对继父的不好印象，到被继父毒打，再到因为无心之失导致继父的死亡。作者对于女主人公这

³¹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³²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³³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57。

一连串的描写，展现了生活在传统社会的女主人公在父权主义的打压下，逐渐扩散的内心险恶引发了她充满杀机的反抗行为，这样的描写属实带着黑暗人性的惊悚。

除了黎紫书的《蛆魔》，其作品《推开阁楼之窗》也展示了在传统年代，女性对父权主义的反抗所引出的人性哥特式。

女主人公小爱对于其继父——张五月的管教有着不满，甚至讨厌：

“她憎厌父亲的多方约束，就如同她母亲当年。”³⁴由此可见，不仅是小爱，就连她的母亲在当年也讨厌继父的约束。小爱在内心深处诞生了对父权主义的反抗。

文本中，描写了小爱的母亲想与仰慕的日本军人私奔，却遭到了丈夫的阻止和暴力对待，因此以自杀的方式作为反抗。而母亲的死亡以及自杀所在的阁楼，成为了小爱心中的阴影。后来，小爱与她家旅馆的一位长期住客有了私情，甚至怀孕了。但在孩子出生不久，小爱选择了杀死孩子。

“小爱咬紧下唇，高举起那一块龌龊的肉体。孩子啊，心里喊了一声，便猛然将这小小的身躯塞入身旁的马桶。那婴儿毫不反抗，柔若无骨的身子贴着瓷管的形状而扭曲。小爱的五指抓紧婴孩的头部，浊黄的污水冒起了好几个气泡，裂开，竟像释放了几声哀号，无力地飘游于空气中。小爱拉下冲水掣，清水从马桶四周涌下，哗啦哗啦，卷了很深的漩涡；孩子被卷入深处，高速旋转，像在搅拌着他的灵魂和肉身。”³⁵

³⁴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11。

³⁵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183。

孩子的出生让她想起母亲自杀的情景，激起了她内心深处的阴影，担心孩子成为自己的累赘，并且害怕自己会受到继父的管控，步入母亲的后尘。为此，小爱残忍地杀死她刚出生的孩子，以此血腥且暴力的行为展现她的对家庭带来的阴影的反抗，以及想要脱离继父的管控。

而《把她写进小说里》中的江九嫂身为女性，却有着强烈的态度对抗着父权下的男性。文中的“我”如此描述着江九嫂：

“江九嫂将如幽灵一般长期蛰居在黑暗中，她的言行总是匪夷所思教人揣测幻想和争论；她的阴沉的个性狠辣的心肠也许就在无边无尽的黑暗中丛生与成长。”³⁶

这样的描写让读者感知到江九嫂恶人的属性，犹如传统哥特式文学中常常出现的坏人、女巫和怪物，甚至展现江九嫂比男性更加黑暗暴力的形象。

江九嫂以叛逆对抗了命运：

“那女子迷恋夜间的社交生活是她企图挣脱命运摆布的一种表现，她向往分享知识分子们精彩的生活是因为多年来一个女胶工的身份令她深觉万劫不复。”³⁷

即使生在不富裕的家庭下，也没有唯唯诺诺地服从作为女胶工的命运，反而与之相反地迷恋于夜间生活。在父亲的打击下，也不甘示弱地反驳：“听

³⁶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183。

³⁷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183。

好，她说，我从来不相信命运。”³⁸强烈的回应体现了江九嫂在面对父权主义下的父亲也毫不胆怯的形象，甚至还有着反抗的意味。

在弟弟抛下妻儿，独自跑路时，江九嫂更是抄起了棍子，追逐着弟弟，一边“如一个讨债的厉鬼般凄怨愤恨的叫喊，回来，你回来。”³⁹在妹妹因为被叔叔凌辱导致怀孕而自杀后，江九嫂拿着尖刀，想要向叔叔报仇。文中描写透过尖刀的杀气，隐喻了江九嫂当时内心的残暴：

“月亮照在刀尖上反射一种冷酷而灿烂的银色光芒，凭老苏六十年的道行他嗅着了尖刀上透露的死亡与仇恨的气息，年老的茶室老板不禁双腿发软他轻声把窗门带上。”⁴⁰

江九嫂透露出的杀气和暴力是连男性都会腿软的程度。在对抗软弱的丈夫，江九嫂更是打断了他的腿：“江九的右腿是让他女人打破的。”⁴¹而这样的画面被侄女——蕙看见以后，在她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成为了她的噩梦：

“蕙在她的梦呓里重复着她姑姑的话：打下一条腿，你就逃不得远了。”⁴²

文中的江九嫂在当时的传统社会并没有因为父权主义的影响而被压抑，反而释放了她的本性，展现了她内心的黑暗，以及比男性更为强烈的暴力形象。而她这样黑暗的形象与传统哥特式文学中的恶人形象有着匹配，使其黑暗的人性给人留下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和惊悚感。作者在狂欢般的暴力叙事中展示了女性突破父权秩序与伦理边界的释放性快意。但这种女性暴力化甚至怪物

³⁸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183。

³⁹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183

⁴⁰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183

⁴¹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183

⁴²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183

化同样显示了传统女性活在父权秩序宰制之下的悲哀。她们居于家中一隅，压抑萎缩在无声的内心空间，是家中男性一再的缺席和欺压激发她们难以抑制的焦虑与愤怒。这些女性人物如同怪物般的狂躁乖戾以及血腥暴力其实是女性寻求声音和权利而身体力行的抗议。⁴³ 在一些马华文学作品中，作者在描写了女性以暴力或非伦理手段对抗父权主义的同时，也通过这些行为表达了女性心理的疯癫和人性的黑暗，而这样的心理态度宛如哥特式文学里的怪物和恶人，展现了人性的哥特式。

⁴³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3。

第四章 哥特式带来的焦虑

哥特式文学不仅仅是描写外界带来的恐惧、惊悚和压抑，它也通过各种故事的书写，激发人物内心的焦虑、不安和害怕。

哥特式带来的压抑、黑暗、恐惧对人物有着心理方面的影响，身处封闭式的空间、人性的黑暗行为容易使人产生焦虑。在因受到外界的压迫时，而渴望活在自己独立的空间，但封闭空间却会放大心中的欲望与恐惧。

第一节 死亡带来的焦虑

传统哥特式文学中，除了封闭阴森的空间、惊悚氛围、人性的黑暗，死亡也是哥特式的特色之一。死亡在哥特小说中是比较显著的特征，在传统哥特小说中哥特元素常常与各种恐惧的场景中的死亡为伴，如下葬、悬疑的气氛、复活的鬼魂等。⁴⁴人们对生存的欲望导致他们对死亡产生恐惧，尤其是在感知自己的生命进度时，更是会感到焦虑。

在《国北边陲》中，讲述了主人公的家族因为受到了诅咒，所以世世代代都在寻找名为“龙舌觅”的解药。文章故事主要是隐喻了马来西亚华人努力“寻根”。而文中的家族因为受到年不过三十的诅咒，在主人公的曾祖父的手

⁴⁴ 曹献玲，〈哥特美学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宠物公墓》为例〉，《中外文学文化研究》2021年第15期，页221。

笺中得知了龙舌觅能够破解诅咒，便世代都在努力寻找龙舌觅的踪迹。主人公的家人们对于这个死亡诅咒感到不安，当病症发作时，他们感知到了死亡的来临，从而加强了心里对生命即将结束的焦虑。龙舌觅就像是这家族死亡诅咒中的希望，主人公的家人对生存的欲望促使他们不断寻在龙舌觅的下落，企图以它破解家族的诅咒。

“父亲在命中最后三年，丢下药铺的营生，走入山里寻觅龙舌觅。你看过他晚间把头埋在柜台里，一边疾笔抄写、一边喃喃自语。翌日晨起时父亲早已离去，只有皱成一团的纸张弃于煤油灯四周。你把纸团摊开，有如掰开尸体冰凉僵固的拳头，看见那里头画一株茎粗叶密的草本植物。龙舌觅，自曾祖父壮年暴毙以来，便成为你家族秘传的图腾。”⁴⁵

从上述的段落能够看出，主人公的父亲在生命的前夕为即将结束的生命感到焦虑，对生命的渴望，让他不惜抛下药铺的生意，到山里寻找解药龙舌觅。死亡带来的焦虑，导致主人公的父亲一直研究龙舌觅，甚至会宛如神神叨叨地喃喃自语。而死亡诅咒带来的恐惧不仅影响着主人公的父亲，也影响着整个家族。他们把诅咒的解药——龙舌觅当成了家族的图腾，认为那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信仰。

作者在文章中以传统哥特式文学特征之一的诅咒作为主要导因，从中延展出一个家族中的成员逐一死亡事件。文中提到：“旧箱子内有祖父众兄弟的来函，每一封信通报其中一人的死讯。”⁴⁶死亡与诅咒带着使人恐惧的氛围，尤其是在家人因为诅咒而一一走向死亡，而自己似乎会步入后尘，成为下一

⁴⁵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⁴⁶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个。因为作者运用“家族诅咒”意象为代表的过去神秘性构成哥特式超自然的核心，贯穿小说始终。⁴⁷在故事的最后，虽然主人公成功找到了龙舌觅，但实际上的龙舌觅并没有根，而需要破解自己身上的家族死亡诅咒却需要龙舌觅的根。这样的反转无疑使主人公感到绝望，同时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更是灌满全身。

在庄华兴的《诅咒之湖》中，同样以诅咒作为主要导因，讲述了村子里似乎因为被诅咒的湖的影响，导致灾难不断。因为村子里的异样以及弥漫的阴森气息，主人公的家人选择搬离村子，但是主人公却不舍老屋的一切，选择独自留下，即使妻子苦苦哀求也不动摇。村子里的灾难导致许多村民受到生命的威胁：

“可是，爸，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呀。张伯伯昨天才进院，今早就走了。

村长说，又十五个人进了院。是什么灾难？没人知道。有人说是亨德拉，有人说是日本脑炎，也有人说是新的瘟疫。谣言四起。进了医院的最后都打包横着出来。谁不心寒？不担心？”⁴⁸

从上述可见，村子里似乎因为不知名的灾难的降临，导致村民的生命受到危害，大多数的村民在进院后的结局是死亡。也正是这样的死亡威胁，激起主人公家人的焦虑以及对生命的欲望，让主人公的家人迫不及待地搬离这个是非之地，只为保全生命。

⁴⁷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2。

⁴⁸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文章开篇就描写了湖水的败死状态，先入地为整篇文本打造阴森感，而衍生的村民死亡事件，更是让人感到寒颤与恐惧的情绪。

原本不愿离开的主人公，在得知自己的儿子也受到灾难的影响而进院时，才真真感受到了死亡带来的焦虑：

“他慌张无措。这一回他真正陷入了毫无头绪的慌乱之中。想起躺在医院里的儿子，他心绪愈慌乱。”⁴⁹

实际上，村子里的灾难是因为猪瘟而引起的，因为猪瘟的传播，导致村民接连地进院，甚至面临死亡。这样的事件引起村民的害怕，生存的欲望使他们对村里的猪进行杀戒：

“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老人的园子彻底搜查。他们务必要把那些畜生找出来。它们都是瘟疫的祸首，必须处决，一头接一头，然后就地土埋。”⁵⁰

在文章的最后，主人公因为猪瘟逐渐扩散，连儿子也受到了影响，不得已之下，他选择自行了却自家的猪。他把一头头猪抛到那村子里被称做受到诅咒的湖里，在追杀猪的军人赶到时，猪已经溺死在了湖里：

“在湖边，只见一头头猪尸沉在水底。猪妈妈、猪爸爸、猪儿、猪孙、公的、母的，全都沉尸湖边深水中。”⁵¹

而主人公也被发现昏死在湖边的草丛上。

⁴⁹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⁵⁰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⁵¹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亚：马华小说七十年》，页 453。

以阴森和败死的状况而被认为受到诅咒的湖水作为引子，引出故事中的村民在面对未知灾难的内心焦虑。尤其在村子里受到死亡威胁后，这种焦虑与不安变得更甚。

第二节 压抑下的焦虑

《赘》讲述了一名家庭主妇——静芳在自身以及外界的的压抑下所产生的焦虑。静芳在厨房杯盘碗碟间的流连和对家中食物的不舍，不仅在表层上揭示她婚后始终赘肉一身的的原因，还深刻反映出女性受制于家庭权力结构而压抑自我意识的生存现状。⁵²

因为家庭的压制，厨房成了身为家庭主妇的静芳的主要地盘，就连买菜到回家都顾不上汗流浹背的身躯就走向厨房为丈夫孩子准备晚餐：

“回到家里总来不及洗澡，先照料出门前用慢火炖着的一锅汤，再洗菜煮饭，一个小时也就翻筋斗滚着过去了。”⁵³

而家庭主妇的身份以及家庭带来的压抑造成静芳把“家庭主妇”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人设，秉持着家庭主妇的形象，就如她带着身为家庭主妇的勤俭持家本性对晚餐的剩饭剩菜的不舍：

⁵²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0。

⁵³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静芳自己往往还留在餐桌旁，静静吃着盘中的剩菜。像今晚她把好大一条糖醋溜鱼吃剩一排完美的骨干，犹不甘心地仔细拆开鱼头，直到鱼都没脸了，才把鱼眼珠挟到嘴巴里。”⁵⁴

静芳把典型的家庭主妇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家庭主妇这一身份的约束，压抑了静芳自身的欲望，并委曲求全于家庭的父权权威。

在文中能够看到静芳对于自己的外貌与身材仍然有着变美的欲望，她会定期地到健身所跳健身舞，会在美容院购买消毒除味且能够减脂的沐浴露，甚至在洗澡时非常讲究：“静芳把柚子味道的乳液细细涂在身上，尤其是腰臀上松松塌下来，成圈成圈堆叠的脂膏。她按说明上写的，涂抹之余，还得用力搓捏捏。”⁵⁵也会享受于发饰的装扮：“理发师傅还用上许多七彩缤纷的发夹，使得镜里妇人的脸容变得活泼生动。静芳享受这虚拟的变化，仿佛每在她头上加一只或撤一只夹子，都会使她有了不同的神采。”⁵⁶

可是这些爱美之心在家庭的限制和现实压制下，被狠狠打击。为了瘦身而跳健身舞，却因为对食物的无法舍弃而把剩菜吃的干干净净；即使用再贵的沐浴露对身体进行按摩，“内里的脂肪却毫无感应，只像依附在她身上而不属于她的一块软质的个体”⁵⁷；在理发后，认为“不管换了怎样的发型，那些干燥的大波浪小波浪，都会使她看起来衰老、痴肥、庸俗。”⁵⁸现实的压迫，让静芳

⁵⁴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⁵⁵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⁵⁶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⁵⁷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⁵⁸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对于自己的容貌产生了焦虑，即使想要在为美观而在发型上做出染色的改变，也能激起她的内心深处的焦虑，导致做噩梦：

“也尝试过染一点色素，以为不显眼其实会发亮的褐红，让她在夜间的梦境里看见自己被阿胜、儿子、亲戚朋友，甚至儿子的老师和同学们捆她在柴堆上，放火烧，啊头皮先着火了。痛得她在哭号中醒来，仍流着泪，有一声哀号哽在喉里，如一根鱼骨似的呛她。”⁵⁹

作者这样的描写展现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以及男权主义的家庭下的无奈和身不由己。就如哥特式文学中，封闭的环境空间，以及外界的因素，让人内心感到压抑甚至是焦虑。

在父权主义下的女性，因为被压迫着，只能封闭着自己内心的自由与欲望，服从于更有权威性的男性。这其实是女性无力和绝望心理的展露，也是女性生存困境的微缩写照。⁶⁰

静芳与家人到乐浪岛游玩，在海中浮潜险些遭到飘远于海岸的危险时，为了自救而想潜水回岸的静芳在把脸没入水中时，看见了海底的美好世界，“那一刻，静芳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疲劳和厌世。”⁶¹也是这样美好的海底世界，让静芳觉得“能够溺毙在这一场无声的色彩嘉年华中，也算是一场造化吧。”⁶²

现实世界的环境压迫着静芳，使她身处在一个压抑氛围的空间中。海底世界让她看见了另一个美好的空间，让她感觉自己内心的焦虑得以释放，似乎

⁵⁹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⁶⁰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页 110。

⁶¹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⁶²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页 237。

那里是能够满足她欲望的空间，因此“死于水中”的心愿在她的心底诞生。压抑的空间往往会冲击着人们的情感，激起人们的焦虑，而这样的焦虑能够引导一个人走向面临死亡的道路，宛如这是他们能够摆脱困境的方法。

第五章 结语

哥特式文学从西方兴起并盛行于西方，成了文学界中流行的写作手法之一，从而也诞生了许多哥特式文学作家。在哥特式文学中，贯穿着恐怖、惊悚、怪诞、诡异、黑暗、阴森的氛围；而城堡、废弃之地、黑暗空间、邪恶人性、诅咒、死亡等等，为哥特式文学中的书写元素。

在马华文学中，虽然没有具体的哥特式作品以及哥特式文学作家，但其中的某些文学作品却拥有着哥特式书写的特征。而这些哥特式书写不仅仅只是针对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场景或空间，也展现在了人性之间。例如庄华兴的《诅咒之湖》以及黎紫书的《蛆魔》，展现了主人公所面对的处于的哥特式氛围和空间：诅咒之湖所在的村子、充满怪异氛围且被白蚁侵蚀的古宅。

此外，人的内心也会因为外界的影响而变化，甚至压迫出内在的黑暗和邪恶。人性的黑暗除了身处环境所导致，也能在压抑的状态下被激发。《蛆魔》和《推开阁楼的窗》就展现了父权主义下的人性黑暗以及女性的反抗。人能够为了达到某种目标或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尤其是在拥有一定的权力下更加为所欲为。被权力压迫的人，则会因为内心许久的压抑在某一时刻爆发，激起反抗的心态。而不管是空间或人性展现的哥特式，都能为人们带来压抑和焦虑的情绪。

哥特式的书写除了体现在外界环境和空间描写，也体现在了人性方面的塑造。以上的马华文学作品中，不管是作者创造的空间、塑造人性都有着哥特

式书写的特征，更是展现了哥特所带来的焦虑。比起西方文学界中的哥特式文学，马华文学界中虽极少以“哥特式文学”称呼以诡异、黑暗或怪诞书写的文学作品，但能够看出这些马华文学作品的书写与哥特式书写有着共同特征。

参考文献

A. 期刊论文

1. 崔慧敏（2013），〈哥特式建筑艺术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关系探析〉，《语文建设》，第299卷第11期，页80。
2.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华文文学》，2018年2月第145期，页109。
3. 王臻（2017），〈英美哥特文学传统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第36卷第7期，页131。
4. 杨杰（2014），〈谭恩美长篇小说哥特式特征分析〉，《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页1。
5. 曹献玲，〈哥特美学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宠物公墓》为例〉，《中外文学文化研究》2021年第15期，页221。

a. 电子书

1. Catherine Spooner, *Contemporary Gothic*.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6), 18.
2. Edmundson, M. *Nightmare on Main Street: Angels, sadomasochism, and the culture of goth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Radcliffe, A. *On the supernatural in poetry*. (New Monthly Magazine, 1826), volume 16, no. 1, 145-152.
4. Walpole, H. *The Castle Of Otranto*. (James Ballantyne & Company, 1811).

B. 文学文本

1. 黎紫书, 《出走的乐园》,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2. 黎紫书, 《告别的年代》, 中国: 新星出版社, 2012。
3. 张锦忠、黄锦树, 庄华兴, 《回到马来亚: 马华小说七十年》, 台北: 松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8。